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父 與 子

(三)

屠格涅夫著 陳西澧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子 與 父

(三)

譯者西陳 著夫俚格屠

著名界世譯漢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子與父
冊三
譯澄西陳 著夫涅格屠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雲王	人	行發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	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	行發

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FATHER AND SONS
BY I. S. TURGENIEFF
TRANSLATED BY CHEN SI YI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父與子

二十三

巴扎洛夫說了些譏諷的假裝同情的話，讓阿卡提明白他這次出行的真正目的卻一點都沒有瞞過他，送他上車之後，便關起門來埋頭工作，因為一陣研究熱佔有了他的心了。他現在不再與保羅爭辯了，尤其是因為保羅在他面前，擺出極端的貴族的架子來表示他的意見時不用字句，只用些聲音。只有一次保羅同這『虛無派』對於在當時極流行的一個問題就是巴爾的克省貴族的權利問題，發生了爭論；可是他忽然自己打止了，冷冰冰地客氣的說：『可是，我們是不能互相瞭解的；我，至少，是沒有瞭解您的榮幸。』

『我相信這話是對的，』巴扎洛夫說。『一個人什麼都能懂——以太怎樣的震動啦，太陽裏有些什麼啦——可是為什麼另一個人醒鼻子的樣子與他自己不一樣，他就不能懂了。』

『這是一句俏皮話嗎？』保羅帶着詢問口氣的說，說完便走了。

可是，有時他要求巴扎洛夫讓他去參觀他的試驗。有一次他還把他那付洗得極乾潔，擦了香水的臉湊近顯微鏡，看一個透明的浸液蟲怎樣的吞下一個小綠點，怎樣用喉頭突起的一對小東西很快的咀嚼。尼古拉到巴扎洛夫房間去的時候，比他哥哥勤得多；要是沒有農務的麻煩來分他的心，他就很願意天天來，用他自己的話，『學習』了。他來時一點也不打攪這位少年自然科學家；他坐在一個屋角裏，留神的看着，只偶然的問一兩句知趣的話。在吃飯的時候，他也想法把談話領到物理、地質、化學那些問題上去，因為所有其餘的問題，不用說政治了，就是農業等等，也可以引起不快的爭論，即使不發生衝突。尼古拉看到他哥哥對於巴扎洛夫的仇視，並沒有減少。在許多事件裏，有一件小事證實了他的推測沒有錯。附近地方發現了虎列拉症，就是瑪里諾莊也病死了兩個。一天夜裏保羅病得很厲害。他難過了一夜，可是他沒有去請巴扎洛夫來診治。第二天他們見了面，巴扎洛夫問他『爲什麼不叫起我來？』保羅臉還是很蒼白的，只是依然頭髮梳得很光，鬍子剃得很乾淨，回答道：『我好像聽你自己說過，你是不信醫學的，不是嗎？』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巴扎洛夫孤零零的始終不懈的埋頭做他的研究……這時候尼古拉的家裏有一個人，對了她他雖然不吐露他的心事，卻至少很喜歡與她談話。這個人是費尼奇佳。

他遇到她時，大都是大清早在花園裏或院子裏；他從沒有到她房間去過，她也只有一次走到他房門口，問他應當不應當給米的亞洗澡。她不但信任他，她不但怕他，她的行動在他面前，簡直比在尼古拉面前，還覺得自由些，舒服些。這原因可不容易說清楚。也許她無意識地覺到巴扎洛夫身上沒有一點紳士氣，貴族氣，沒有那種又惹人神往又惹人害怕的高貴氣息吧。在她眼睛裏，他是一個很好的醫生，一個很簡單的人。在他面前，她毫無拘束的照管她的孩子；有一次她忽然一陣頭暈，還從他手上喝了一匙藥。在尼古拉的面前，她對巴扎洛夫的態度似乎疎遠些，這倒並不是她的作偽掩飾，只是出乎她的企求舉動得體的意思。對保羅呢，她比從前更怕了；有些時候他很注意她的，常常的從她背後出現在她的臉前，好像從地下迸出來似的，總是穿着他那英國式的衣服，身子直挺挺的一動也不動，一雙手插在褲袋裏。「我一見了他，好像淋了一桶冷水似的，」費尼奇佳訴說給鄧尼夏聽，鄧尼夏聽了只是長吁一聲，她的心裏又想到了另一個「沒感情」的人。巴扎

洛夫做夢也沒有料到，他成了鄧尼夏心中的『專制暴君』了。

費尼奇佳喜歡巴扎洛夫，巴扎洛夫也喜歡她。他同她談話的時候，他的臉都變了一個樣子了；他臉上表示一種愉悅的，差不多是和善的神情，他平素的冷漠一變而爲遊戲的關心。費尼奇佳長得一天比一天的美好了。在青年女子生命中間，有一個時期，她們忽然開花吐葩，好像夏天的薔薇一樣；費尼奇佳現在正到了這個時期了。種種色色都增加她的美，就是此時正交的七月的溽暑都不是例外。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衫子，她似乎更白更輕巧了；她沒有讓太陽光晒黑她；可是那避免不掉的高度的炙熱，在她臉上，耳朵上輕輕的罩上一層紅暈，使她渾身都感到軟軟的慵懶，給她美麗的眼睛一種矇矓欲睡的溫柔的表情。她差不多不能做事了；她的雙手只是自然而然的垂在膝蓋上。她簡直連路都不走了，只是咳聲嘆氣的埋怨天氣，使人覺得怪可憐怪可笑的。

『你應當多洗幾次澡。』尼古拉對她說。他在一個沒有墊掉的水塘上蓋了一個天幕，把它改成了——一個洗澡池。

『喔，尼古拉！彼得洛維區！一個人走到池子旁，就得死了，走回來，又得死一次。你瞧，園子裏一點

兒陰地都沒有。」

『不錯，園子裏沒有陰地。』尼古拉回答；一面摸他的前額。

一天清早七點鐘左右，巴扎洛夫散步回來，在丁香叢中的亭子裏遇見了費尼奇佳。丁香花早就開過了，可是枝上密密層層滿是深綠。她是坐在一條園檯上，照常的頭上扎了一塊白布；她身畔放着一堆紅白的薔薇花，花上的露水還沒乾呢。他祝了她的早安。

『啊，是伊符勤尼乏西里區！』她說，用手擡起她頭巾的一角來望一望他；手擡起時她的衣袖掉了下去，把她的肘子都露將出來了。

『你在這裏幹嗎？』巴扎洛夫問；一面在她身邊坐了下來。『你是在做一個花束吧？』

『是的，放在飯桌上的。尼古拉彼得洛維區喜歡有些花。』

『可是現在離吃飯還遠着呢。這樣多的花！』

『我現在來摘，因為一會兒天熱了就不來了。現在這時候還可以喘過氣來。這熱天熱得我一點力氣都沒有了。我很怕我要病了。』

『那來的話！我來把一把你的脈。』他拿起她的手來，一摸那平均跳動的脈息，便連次數也沒有數的放下道：

『你要活到一百歲呢！』

『啊，上帝保佑我不要活這久！』

『怎麼你不願意長命嗎？』

『可是活到一百歲！我們祖母活到八十五歲——她受多少罪！渾身漆黑，耳朵聾了，身子曲了，不停的咳嗽；她只成了自己的一個累贅。這算得生活嗎？』

『那麼年紀輕是好事情了？』

『是的；你說不是嗎？』

『怎樣的好法呢？請告訴給我聽。』

『你怎樣還要問？我現在年紀輕，什麼也能做——來來去去，取這個，拿那個，什麼也不用求人

……還有比這個更好的嗎？』

『我呢，年輕也吧，年老也吧，於我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你怎樣能說這話。這樣看法是不可能的。』

『那麼，請你自己說吧，費獨細亞尼古拉芙娜，我的青年於我有什麼用？我是一個單身漢，一個寂寞孤獨的人……』

『這全由你自己作主啊。』

『這卻一點都不由我作主。我希望有人能可憐我就好了。』

費尼奇佳側眼望了巴扎洛夫一下，卻沒有說什麼。停了一會她問道：『你那本是什麼書？』

『這個這是一本很難懂的科學書。』

『你總是這樣用功！你不覺得厭煩嗎？我想你現在什麼都懂得了吧？』

『卻並不什麼都懂得。你念一點試一試。』

『我是什麼都不懂的。這是俄文嗎？』費尼奇佳雙手拿起這本厚重的書來。『這書多厚！』

『是的，是俄文。』

『我還是同樣的不懂。』

『我並不要你懂。我要看你念書的樣子。你念書的時候，你的小鼻尖一動一動的可愛極了。』
費尼奇佳揭開一章，卻是論木脂油的，便低聲的一個字一個字念將起來，忽然嗤的一聲笑了，把書一扔……那本書從櫈上溜到地上去了。

『我也喜歡看你笑。』巴扎洛夫說。

『別！』

『我也愛聽你說話。好像一條小澗在濺濺的流。』

費尼奇佳回過頭去道：『你這人多好笑！』她的手指弄她的花了。『你怎樣能聽我說的話？』
是同許多聰明的太太小姐們說慣話的。』

『啊，費獨細亞尼古拉芙娜，請你相信我：世界上所有的聰明女人合起來也抵不上你的一個手肘子。』

『你總是編些這種話！』費尼奇佳交叉了她的手說。

巴扎洛夫從地上檢起書來。

『這是一本醫書；你爲什麼把它扔掉？』

『醫書？』費尼奇佳回過臉來說。『你知道，自從你給了我那些丸藥——你記得吧——米的亞就睡得很好！我真不知道怎樣的謝你纔好；你實在是個好人。』

『可是醫生是要酬報的，』巴扎洛夫笑了一笑說。『你知道，醫生都是貪心很重的。』

費尼奇佳擡起眼來望着巴扎洛夫；一片白色的回光反照在她臉的上部，愈照得她的眼珠是烏黑黑的。她不知道他是不是說笑話。

『我們是極願意的……不過我得先問一問尼古拉彼得洛維區……』

『你以爲我要的是錢嗎？』巴扎洛夫打斷她的話。『不，我不要你的錢。』

『那麼你要什麼呢？』費尼奇佳問。

『什麼？』巴扎洛夫跟着說。『猜一猜看！』

『我是最不會猜東西的。』

『那麼我告訴你吧；我要……一朵你的薔薇花。』

費尼奇佳又嗤的笑了，而且還拍起手來，她覺得巴扎洛夫的要求真是好玩極了。她一面笑一面覺得很得意。巴扎洛夫很注意的望着她。

『很好，很好，』她末了說，彎着身子檢點起橈上的花來。『你要那一種——紅的還是白的？』

『紅的——不要太大。』

她又坐直了。『拿去吧，』她說；可是又立刻縮回她那伸出去的手，咬一咬嘴唇，看着亭子口，傾着耳朵在聽。

『怎麼啦？』巴扎洛夫問。『尼古拉彼得洛維區嗎？』

『不是……他上田裏去了……並且我也不怕他……可是保羅彼得洛維區……我好像……』

『怎樣？』

『我好像聽見他的腳步聲。不是……並沒有人。拿去吧。』費尼奇佳把薔薇花給他。

『你爲什麼怕保羅彼得洛維區呢？』

『我見了他就怕。話他倒不說什麼；只是他老是望着我，神氣很怪。我知道你也不喜歡他。我記得你以前老是同他爭吵。你們吵些什麼？我不懂得，只是我知道你把他播弄得左旋右轉，這樣……那樣的。』

費尼奇佳用她的手做出那自她看來，巴扎洛夫怎樣的播弄保羅的樣子來。

巴扎洛夫笑了一笑。他問道：『要是他把我打敗了呢，你來幫我不幫？』

『我怎樣能幫你呢！並且，也沒有人能打得過你。』

『你這樣的想嗎？我就知道有一隻手，只消伸一個手指便把我打倒了。』

『那是什麼手呢？』

『難道你不知道嗎？嗅一嗅這朵花，你給我的這朵薔薇香得多好聞。』

細尼奇佳伸過她小小的頸子，把臉湊近那朵花……頭巾從頭上滑下到肩上；露出一團柔軟的，烏黑發光，蓬蓬鬆鬆的頭髮來。

『等一等，我也來同你聞一聞。』巴扎洛夫說着，彎下身子來，便在微開的嘴唇上用勁的親了

一個吻。

她打了一個抖擻，雙手按在他胸前推開他；但是她用的力太弱了，他又吻了她一下，而且時間還長久些。

丁香花叢後發出一聲乾咳。費尼奇佳便連忙挪到橈子的那一頭。保羅走出來了，微微的彎一彎腰，臉上表示一種惡毒的抑鬱的神情，慢慢的說：『你們在這裏嗎？』說完便回身走了。

費尼奇佳立刻檢起她的花，走出亭子去了。她走的時候輕輕的對巴扎洛夫說：『你真是不該，伊符勤尼乏西里區。』從她聲音裏可以聽出來，她的責備並不是假的。

巴扎洛夫想起了新近發生的另一番相似的情景，不由得羞愧無地，自己厭恨起自己來。可是一會兒他搖一搖頭，帶了冷笑的口氣自己慶賀自己『認真的串起洛沙里渥——那一角來了，』便回到自己的房間去了。

保羅走出花園，慢慢的走進林子去。他在林子裏停了很久；回來吃午飯的時候，尼古拉很關心的問他身子好不好——因為他的臉色很難看。

『我常常發肝氣，你是知道的。』保羅很安靜的回答。

●洛沙里渥 (Lothario) 是 Rowe 的劇本 *The Fair Penitent* 中的一個男角，另一譯本中作 Lovelace，這又是 Richardson 的小說 *Clarissa Harlowe* 中的薄倖郎。法文譯本作 *Celadon* 是 D'urley 的小說 *Astree* 中的情人，便是我國『霍小玉傳』中的李益，『會真記』中的張生一流人物。

二十四

兩點鐘後他去敲巴扎洛夫的門。

『對不起得很，我來打攪你的科學研究。』他一面說一面坐下在靠窗口的一張椅子上，雙手按在一枝象牙柄的精緻的手杖上面（他平常散步時是不帶手杖的），『可是有點事，得耽擱你五分鐘的時光……決不消多。』

巴扎洛夫看見保羅走進門來，臉上的神色便立刻稍稍的改變了一下，答道：『我所有的時間都可以聽憑你支配。』

『只消五分鐘便够了。我有一個問題要請教。』

『一個問題？什麼問題？』

『請你聽我說完。你起先到舍弟這裏來住的時候，我那時還沒有放棄與你談話的愉快，我曾經聽過你的對於許多事物發揮的意見；可是我回想起來，你對於我或是在我面前，從不曾提到決鬪這問題。請你容許我問一聲，你對於這一個問題抱的是什麼意見？』

巴扎洛夫剛纔站起身迎着保羅，現在坐在桌沿上，交叉着雙臂。

他說：『我的意見是這樣：從原則方面說來，決鬪是件荒唐的事；可是從事實方面說來，便成另一問題了。』

『那麼，要是我沒有聽錯，你的意思是，無論你在原則方面對於決鬪抱什麼一種意見；在事實方面，若是有人侮辱你，你是不把他放過的了。』

『你完全猜對我的意思了。』

『這就好了。我聽你這話很高興。這我可就放了心了。』